

少年站票18小时到长沙,只为取证

捐献侵华日军史料遭到网暴,15岁少年:打不倒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吴昀 黄康睿 报道

春运期间,单程18小时的站票,从连云港到郑州中转,再到长沙。在长沙只停留一个小时。15岁的徐凯睿是为了从长沙一位藏家手里,购入三份侵华日军细菌战史料。

这个能扛住往返36小时站票的少年,身高1.83米、皮肤黝黑。五六年级时,他为了减肥开始练排球,担任自由人的位置。排球场上,少年跑动、鱼跃、接球、翻滚,“只要球不落地,自由人就不会放弃,跑遍整个球场,也要把球接起来”。

但最近有一次,他几乎想要放弃自己热爱的事情:不是排球,而是搜集侵华日军史料。今年4-5月,他遭受了大规模的网络暴力。“明明是在做好事,那些人为什么要那样说我?”徐凯睿不解。

在妈妈的陪伴下,徐凯睿到派出所报了案。这个暑假,徐凯睿一边继续研究材料,一边到海边兼职为游客拍照赚钱。妈妈告诉他:无端的谩骂和指责会不断从四面八方朝他击来,他要像打球一样,把“球”接起来,扑出去,然后重新站起来。

“有你们这一代我们就放心了”

2026年农历正月初七,徐凯睿只背了一个双肩包,就坐上从连云港开往郑州的绿皮火车,开启人生第一次独立的跨省旅行。

此前,他在二手平台检索“侵华日军史料”,联系上长沙一位收藏家,在对方的社交平台上,看到三份与侵华日军细菌战相关的原始文件。

其中在一份《九六式马防毒面具取扱法案》中,徐凯睿看到上面记载了有关芥子气、瓦斯毒气致死剂量等细节,判断其很有可能具有重要价值,随即和对方沟通。

正月初六,他查看去往长沙的车票,想趁着开学前亲自去取回来,“就担心别人高价买走”。父母原本是不同意的,但拗不过他。春运期间的票不好买,他们即便想跟着去也买不到票,只能叮嘱他保持电话畅通。

徐凯睿是先买到从连云港到徐州的站票,上了车之后再补到郑州的票。“车上全是人,地上躺着的、厕所门口靠着、过道里蹲着的,连餐车都坐满了乘客。”他站在车门边,从一个站撑到下一

个站。偶尔有人下车,他才有地方靠一会儿。

凌晨3点多,在郑州的候车大厅,等待中转的徐凯睿靠在角落,旁边一位50多岁的大姐往边上挪了挪,给他腾出位置。

“孩子,上哪儿去?”大姐主动发问。

“长沙。”

“一个人去长沙干啥?”

“去拿点东西。”徐凯睿犹豫了一下,说,“是日军侵华的史料,想买回来捐给纪念馆。”

大姐听完,说了一句让他至今记得的话:“不得了,国家有你们这一代,我们就放心了。”

后来他们上了同一趟车。大姐从烟台来,要去广东打工,随身带着个小马扎,一路让给他坐。徐凯睿下车前,她还拍拍他肩膀:“好好干,将来一定有出息。”

这次偶遇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做的事。

熬过了18个小时站票的徐凯睿,下车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站买了一杯茶颜悦色和一份长沙臭豆腐。

看完《南京照相馆》后萌生搜集史料想法

徐凯睿和对方约定好,下午三点左右在五一广场附近见面。远远地,徐凯睿看到一个精神抖擞的男人拿着公文包走来,对方看起来三十多岁。

“没想到你还是个学生。”对方见到他,有些诧异,盯着他看了几秒,“我怎么感觉在哪见过你……你是不是之前捐过五封信?”徐凯睿也没想到,自己会被认出来。

对方说的是发生在2025年底的事情,也是他第一次搜集和捐赠侵华日军相关史料。

徐凯睿去年看完《南京照相馆》和《731》,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一个念头悄悄埋进心里——“我想搜集侵华日军罪证”。起初连他父母都不知道。

2025年12月3日晚上,徐凯睿洗完澡刷手机,在二手平台上看到五封疑似侵华日军信件,标价500多块。卖家就在连云港,离他家不远。他借口出门取快递,打了个车就去了。从看到信息到把东西拿回家,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当晚他就开始打电话,联系纪念馆,表示自己是学生,想要无偿捐赠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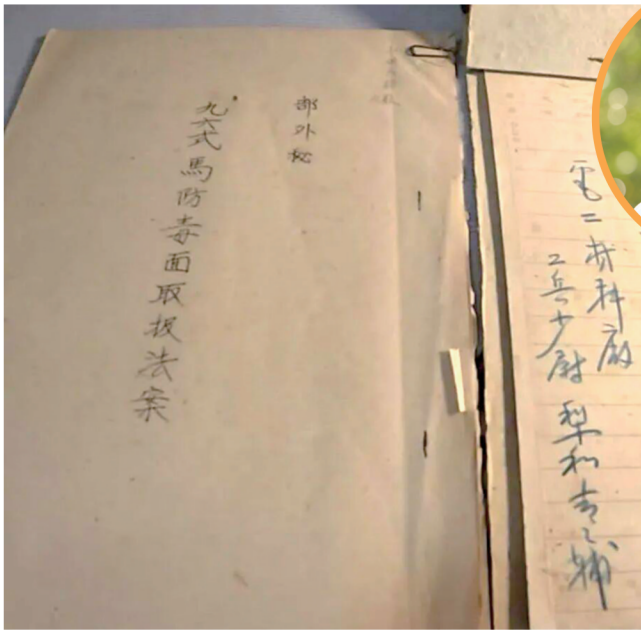
徐凯睿留下了三封信给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另两封记录着关于日军侵占华北期间军营生活的信件转交到了河北革命军事馆。此事被媒体报道之后,消息很快传开。

第一次捐赠成功,给了他很大的信心,仿佛开了一扇门,从此他坚定地走在侵华日军史料研究的道路上。但有时,他也“翻车”了。

第二次,他花1000元购入一件标注着“731部队”的东西,但上面的文字竟然是中文。经专家鉴定确认其是伪造品,钱打了水漂,卖家也把他拉黑了。“有这个钱都可以多买两张照片了。”徐凯睿惋惜道。这个物件,至今仍摆放在他的书桌上。

“就当是交学费了。”妈妈没有过多责备,只是告诉他,以后要谨慎行事。也正因为此,徐凯睿此次才专程要来长沙线下交易。

徐凯睿拿到史料,翻了几页,心里就有数了。他们聊了大约40分钟。对方介绍,这批藏品大多经由日本拍卖流出,通过海关入境回流国内。



▲ 徐凯睿本人。

◀ 徐凯睿捐赠的《九六式马防毒面具取扱法案》。
组图/记者杨旭

遭遇网暴后曾萌生放弃搜集史料的念头

徐凯睿的爷爷和太爷爷都是军人。太爷爷今年95岁,参加过抗美援朝。徐凯睿是太爷爷最疼爱的大曾孙,常被喊到膝下,听他讲起战争往事一整天。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徐凯睿相信“坚毅”是一个男孩子最重要的品质。

2025年底,徐凯睿捐赠侵华日军史料的事登了报。他第一时间拿着报纸去找太爷爷。老人高兴得合不拢嘴,说“给家里争光了”。但从不接触网络的太爷爷并不知道,徐凯睿从那时起就一直遭受着网络暴力。

起初,只是一些质疑和造谣。有人认他这么做是为了中考加分,有人说他是“富二代”,有人说他作秀想红。对此,徐凯睿早有预料:“网上有质疑声很正常,别太过分就行。”

针对这些谣言,连云港市教育局曾于4月3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辟谣:“升学招生严格依照政策执行,中考实行考试录取,不存在捐赠文物可以享受加分、保送的相关政策。”

但令徐凯睿没想到的是,相关部门辟谣之后,网暴却愈演愈烈,上升到了人身攻击和死亡威胁。他的同学、朋友在评论区帮他说话,也一并被网暴。

“我没想到会这么恶毒,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徐凯睿说。4月30日晚,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妈妈下班回来,喊

他出门散步,但没人应。她察觉出不对劲。“他平时很喜欢出去玩,那天不管我怎么叫他,他都不理我。”

推开门,见儿子蒙着被子躺在床上,她坐到旁边,问他怎么了。“人家都在网上说我,我不想做了。”儿子说。

“你要觉得太委屈,你就哭出来,这样会好受一点。”妈妈告诉他。作为母亲,看到孩子遭受如此大规模的网暴,她也很心疼。

那天晚上,她点了儿子最爱吃的烧烤外卖送到家里,两个人边吃边聊,整整一夜没睡。妈妈劝解徐凯睿说:“你一张嘴说不过一百张一千张,永远解释不过来。你觉得你做的是对的,就坚持做下去。别人的眼光不用在意。”她还给在外工作的徐凯睿爸爸打了电话,让他也安慰一下孩子。

电话里,爸爸问他:“你想要什么?爸给你买。”徐凯睿想了想,说“乐高积木”,又回到孩子的简单天真。第二天,他没有再看手机。他和同学去了商场,玩了一下午剧本杀。

妈妈说,儿子性格随她,偏乐观。但他毕竟还是孩子,铺天盖地的攻击袭来,一时消化不了很正常。对于孩子的爱好,她和丈夫一向支持,哪怕这个爱好既烧钱又容易被网暴。“总比打游戏好吧?”她说。

在热爱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5月14日,徐凯睿同另外两位志同道合的中学生,一起前往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进行捐赠,将包括《九六式马防毒面具取扱法案》在内的3件史料,交到陈列馆工作人员手里。

更早些时候,5月1日,徐凯睿已在妈妈陪同下到辖区派出所报案,警方正式立案。但网暴没有停。7月底,新一轮攻击卷土重来,他再次报案,警方再次行政立案。

“这一次网暴也让我更成长了,”他说,“那些没有将我打败的攻击,只能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抛开侵华日军史料不谈,徐凯睿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休息时,他会和同学们约着爬花果山——高约625

米的江苏省最高峰。一行10个人一起打赌:“谁坐车上山谁请喝奶茶。”结果,真没有人放弃。到山顶时几个人躺在石头上,喘着气,互相看着笑。

这个暑假,他一边继续研究侵华日军史料,一边到海边给游客兼职拍照,5-10块钱一张,以此来赚取研究经费。夏天海边的阳光很猛,他皮肤晒得更黑了。空闲的时候,他看到环卫工人在路边休息,也会主动走过去帮他们拍照,然后把照片免费送给工人。

他喜欢摄影,从小帮妈妈拍照练出了经验。在他看来,摄影是“定格时间”的最好方式,而他所搜集的那些侵华日军的书信、照片,也正努力让这段历史更加清晰,让更多人看见真相。